

漫步濠江之畔

□许巧如

悠悠濠江水，涓涓细流长。

缓缓归南海，轻轻岁月吟。

漫步在濠江江畔，暂且收敛你的豪情壮志。在这里，你请不要放歌，你可能见不到“乱石穿空，惊涛拍岸”的磅礴气魄。在这里，只适宜轻吟低唱。轻轻地，或者，请闭上眼睛，你还会感受到她的气息，如空谷幽兰。风中，有她梦的呓语。那么柔美，她是一位温婉的女子，娴静、优雅。走近她，你会感受她婉约的情怀。

漫步江畔，曲折迂回的江岸线，是她的裙裾，柔美、飘逸。那波光粼粼的江面，凝聚的眼波，含情脉脉。欲语还休，欲语还休。有谁能透过层层叠叠的江水，洞悉此中真意？江水深处，水草袅娜如烟。

题记：南澳岛位于广东省汕头市南澳县，面积一百平方公里。古往今来，为东南沿海一带通商的必经站点和中转站，有“潮汕屏障，闽粤咽喉”美称。

每次出游从南澳回汕头市区，车子自南往北滑行在环岛公路上，总能瞥见前方半山腰有一红寺，绿林掩映，余晖普照，格外宁静祥和。问那是何寺？均没得到满意答案，便念着，寻半日闲，专访此胜景。

当地人告诉我，那地方叫钱澳湾，寺庙所处是块鸡头地，在此筑寺，靠山面海，不失为胜地。在钱澳湾下公交站，靠山一隅，有一斜坡水泥道，转个弯便到。

眼前的石潭寺高高在上，寺前红旗被海风吹得猎猎作响。左边一株菩提树，右边也是一株菩提树。阔叶稀落于石阶，像一尾尾身型只有巴掌大的鲨。这里是北回归线穿过的南方海滨城市，与北方城市不一样的是，许多树木不在冬天落叶，而是在春天。

一阵风吃过，满地走金黄。

春日午后，倒春寒才过，天便晴朗得让人无法想象前日的寒潮冻人。站在石潭寺旁海一侧墙围内，若有若无的寺庙梵音飘过耳际。往海的方向眺望，正对着一个钱澳湾口，碧海蓝天，航标塔、枕海的蜡黄礁石不时溅起的浪花，傍海林带露白的栈道，不由人深深地吸一口气，心情舒畅。

石潭寺建于清末，原称“钱澳庵”。午后日影轻移，脚步也轻俏。寺中静谧，并未见多少香客，只遇二三寺中师傅修整杂物。互不打扰，甚好！

行过前方大殿，紫菊映红墙，月季簇开，蜂蝶环绕，还在逗留，浅语却径直往寺后，引领我前行。

“寺后石室才是原址！”

我只管跟着。浅语出生在南澳，一口介于福建与饶平的语系，有时让人听得不甚明了，但这并不妨碍她做导游。寺后有石臼浅水，小龟四肢平展，浮游于水面，老龟却爬到石头上晒日晒，足有一斤重。

浅语却说何止，扯了半天，她用的是公斤算法。这是因为南澳至今仍然沿袭着公斤制，有别于潮汕他处。

石潭寺在前，风光在后。绕到寺后，眼前豁然开朗，修竹、老榕、相思树、枇杷、金桔、番石榴，石径、石室、石椅，后山更是怪石错置成趣。原为山巅的石头上修筑了铁桥，架通石头与石头之间的通道。

正站在石头上御风望海，偶一回头，瞥见有人坐在向海背日处，深色的衣服让她在石头堆里不显山不露水，倒是我扰了她的清静，我歉意十

漫步江畔，听，梵音如缕，萦绕江畔。一个庵寺，花木深处，渡西廊。香火氤氲祝福与善念，面对着每天从江上升起的太阳，伴随潮起潮落，暮鼓晨钟不断。慈眉善目的佛像，静默，禅意在指间。渡江亭，别致古朴。长亭送别在渡口，如今的渡口，空留几块当年系船绳的石头，岁月沧桑了许多人的脸，却让石头还留有几丝光滑，那是被纤绳勒过的痕迹。

漫步江畔，遥望彼岸，在水一方，岸与岸是无法相交的，如同两条平行线，它们在水的尽头停止延伸。有谁能告诉对方彼岸的消息？以前小舟是岸的信使，岸与岸在来回的小舟身上感受彼此的气息。生活在两岸的人们更是心灵相通的，现在陪伴着这一叶小舟的只有孤寂，漫漫长长的寂寥，不管白天黑夜都如潮水拍打着它空洞的心。偶尔有过客在它身边栖息，那是飞累了的鸥鸟只作片刻的停息。偶尔也有女人在它周围逗留，有为它拍照，它成了一帧风景，也是最有艺术魅力的背景。有人还

回回往返在此岸彼岸，乐此不疲。他们彼此的双眼，笑意盈盈，荡漾着爱意，你侬我侬。后来，姑娘出嫁了，她红红的嫁衣染红了小舟。小舟承载着她一生的幸福到达彼岸。后来，她有了自己的孩子，一个，两个。小舟承载着她的一家人，幸福的一家人，听他们唱着那一首“摇啊摇，摇到外婆桥”的歌谣。

现在，陪伴着这一叶小舟的只有孤寂，漫漫长长的寂寥，不管白天黑夜都如潮水拍打着它空洞的心。偶尔有过客在它身边栖息，那是飞累了的鸥鸟只作片刻的停息。偶尔也有女人在它周围逗留，有为它拍照，它成了一帧风景，也是最有艺术魅力的背景。有人还

站在它身上，那是穿白色婚纱的新娘与新郎，百年修得同船渡，或许是吧，小舟又载着一个幸福的人生。

漫步江畔，还能与笑容可掬的渔人相逢。他们有的是以渔为生计的，勤劳俭朴，每天在江上用船打捞着生活的点点滴滴。有的渔人在江边撒生蚝，也是在撬动着生活。另有一类渔人，从都市中来的，在这里钓鱼，把在工作中的压力投放在江中，使身心得到一种放松。钓鱼，其实是希望能钓出生活的闲情逸致。

漫步在濠江之畔，擦肩而过的还有如你我一样的闲人，似乎都是漫无目的地走着，一个人，或三两人，走着，笑着，聊着，沉思着……

“观念”是开门密钥

□南仲子

在摄影设备早已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的当下，摄影亦不再有“单反穷三年”的反讽和顾忌了。这时候当好摄影人，展现出自己的专业素质，我想“观念”是特别重要的开门密钥。只有在“观念”的导引下，或长期追踪跟进，以时间长度叙述作品宽度；或手疾眼快抢得刹

足，她一闪身便消失了。天然石室天盖横石上题有“白云岩”，侧有甘露泉，留一泉井用铁盖盖住。“白云岩”这三个字真眼熟，让我想起在潮州市潮安县境内的梅林湖，山上也有一天然石室，名唤“白云岩”。想必洪荒之时，这些天然石室皆为伸手可摘云的山巔至高处，沧海桑田，茅屋鸡声已稀闻，高楼取代了平房，这些显然成了山中最为隐蔽的地方。我驻足的这处“白云岩”石室，被立为不可移动文物。

周边石室仍然整洁，可见里头桌椅摆放。炎炎夏日，遮风蔽雨，这天然石室必是不可多得的自然空调房！

浅语指向白云岩前方的石径小路说，小时候来这里都走这石路，环山公路边有一个不显眼的小岔口，如今应该被林木遮蔽，不可寻了。

我正遗憾，便独自沿石径寻去。蜿蜒的石头路略显粗糙，不如人工水泥补缺修整，夹鞋跟有时也踢破鞋尖上的皮，但何妨。石头缝里时不时窜出各种野花野草，鸟榕、爆籽的石榴、榨浆草、独行草、蒲公英、猪毛草、白芨草……都长得蓬蓬勃勃，赶墟似的，并不嫌弃这石头缝的逼仄。

石径侧时见壮年相思树，未及花开时节，并不热烈。作为南澳的地标树，它习惯被定位在黄花山，眼皮底下的环岛公路上尽是各式各样的三角梅。而我似乎对这相思树情有独钟，它承载着我的童年，也勾联着我多次来这海岛的美好回忆。

近日在文学沙龙，与年轻的文学爱好者交流。主持人小隐娘分享了陈嘉映的哲学心得，从感知到理知到自我认知，不同的切入点，看事物便各有一个不同的认识，而文学的进入状态无疑以感知为先、为多，感性是多数作家的特质，然而感性与成长似乎总有那么一点违和感，当摸爬滚打的生活将人淬炼得理性十足，似乎又情趣尽失。

早年读《孤独六讲》，读到作者与花草、落日乃至万物对话，深以为然。走在只有鸟语的寂静山径上，我最想的也是与身边这些花花草草，一一打个招呼，彼此同在一条时间的河流里。下一个季节的轮回，我们是否还能相遇？此况，人际纷争，纠结，又与我们何干？走在自然里，我心里无疑是丰盈的，充满愉悦感。

到了秋天，邻居都会前来自助收割水稻。割断的稻秆，一捆捆摆在地上，横竖交叉着放，方便等会儿打出稻谷。主角是木头做的打稻车，前面像单车一样，父亲用力踩踏脚踏板，背后的滚轮旋转起来，滚轮上方都是凹凸不平的。邻

居们手持水稻，使穗头向前，靠在旋转的滚筒上反复翻转，饱满的稻谷脱粒，簌簌掉落在木桶里。终于，轮到我上场了，我用力踩踏，滚轮轰隆隆的，趁还没天黑，与时间赛跑，多打一些稻谷。片刻，我就累得气喘吁吁，打心底钦佩农民的毅力，打稻车，磨的是人的意志，经过层层考验，才能经得起生活的风风雨雨。

备受争议的，是家里的第三辆车。造型奇特，粗犷大方，平时摆在院子里，四条板凳脚，撑起一个酷似脸盆的形状，上方正方形瓶口是漏斗。晒稻谷时，搬到广场上，父亲把脱粒的稻谷倒下，一转动手柄，旋转产生风力，稻谷的杂质就随着风口飞出来，进行分离，我们称之为“谷风车”。

那时，细叶婷婷飞出，如淘气的蝴蝶似的，更像吹泡泡一样，翩跹飞舞，我和小伙伴们拿起袋子，看谁装的叶子多，比的是眼力。中途歇息时，我们想象着稻谷风车就像精灵的百宝盒一样，施了什么魔法似的，而中招的往往是孩子，因为我们没有穿长袖。这一些叶子碎片，一旦过多触碰皮肤，就会造成手臂发痒，但洗

个澡后，红点就消失了，刚才

的快乐却像糖葱薄饼一样甜在心底，回味无穷。谷风车，真是又爱又恨啊！

我最钟爱的车，要数母亲的缝纫车了。那时，我和小伙伴们最喜欢玩潮汕式跳远，剪刀石头布，赢的一方往

前跳两步，一只脚不能着地，否则出局；输的一方跳一步，伸出手，倘若碰到小伙伴的身体，还能顺利跳回起点，就

赢了。我给自己鼓劲，助跑，快速一跳，我听到嘶的一声，糟糕！裤子裂了，引得小伙伴们捧腹大笑，只好快速地躲回家中。

夜里，母亲的缝纫车运行起来了，听见隆隆的声响，我的心里也踏实起来。母亲说，缝纫车能缝补的是小事，成长中的大事，都得靠自己。我铭记于心。

工作后，平时上班乘坐新能源公交车，绿色出行。有一次，看着窗外烂漫的风景，忽然思慕起儿时的玩具四驱车，携着童真与希望继续驰骋。每一段奋斗的岁月里，都留有时光的指纹。

原来，时光是一辆车，它载着我们向新的旅程出发，到哪一站下车，它没有告诉我们，有的会迷失自己，有的会找回自我。



2022年4月，由汕头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、汕头市摄影家协会承办的“侨乡故事”影像征集活动在汕头举行。经征集、评选，共有100幅/组影像作品入选，现将部分入选作品分期展示，以飨读者。



时光总在不经意时流逝，谷雨已至，夏的脚步声隐约可以听到。推开窗，耳畔传来车子川流不息的声音，风儿卖弄着喉咙，唤醒许多沉睡的记忆。

很多年前，爷爷那凤凰牌单车，来头可不简单。当时爷爷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养了几头牛，牵着牛去犁田，奋斗了一年才买下这辆车。很多乡民以此为榜样，辛勤劳作。渐渐地，村里的单车多了起来。爷爷去地里干活时，总是在单车后边套个铁筐，我就静坐铁筐里玩着草编，欣赏着沿途的风景，这一方天地恍若快乐的城堡。一到农忙时节，爷爷就用单车载起稻谷和蔬菜；过了丰收季，爷爷便把单车骑到溪边，把车子擦拭干净。我们家对这辆车特别照顾和爱护，因为它更像是家里的顶梁柱。时光是雕刻师，在爷爷的单车上镌刻了年轮，映亮了半世情怀。

到了秋天，邻居都会前来自助收割水稻。割断的稻秆，一捆捆摆在地上，横竖交叉着放，方便等会儿打出稻谷。主角是木头做的打稻车，前面像单车一样，父亲用力踩踏脚踏板，背后的滚轮旋转起来，滚轮上方都是凹凸不平的。邻

居们手持水稻，使穗头向前，靠在旋转的滚筒上反复翻转，饱满的稻谷脱粒，簌簌掉落在木桶里。终于，轮到我上场了，我用力踩踏，滚轮轰隆隆的，趁还没天黑，与时间赛跑，多打一些稻谷。片刻，我就累得气喘吁吁，打心底钦佩农民的毅力，打稻车，磨的是人的意志，经过层层考验，才能经得起生活的风风雨雨。

备受争议的，是家里的第三辆车。造型奇特，粗犷大方，平时摆在院子里，四条板凳脚，撑起一个酷似脸盆的形状，上方正方形瓶口是漏斗。晒稻谷时，搬到广场上，父亲把脱粒的稻谷倒下，一转动手柄，旋转产生风力，稻谷的杂质就随着风口飞出来，进行分离，我们称之为“谷风车”。

那时，细叶婷婷飞出，如淘气的蝴蝶似的，更像吹泡泡一样，翩跹飞舞，我和小伙伴们拿起袋子，看谁装的叶子多，比的是眼力。中途歇息时，我们想象着稻谷风车就像精灵的百宝盒一样，施了什么魔法似的，而中招的往往是孩子，因为我们没有穿长袖。这一些叶子碎片，一旦过多触碰皮肤，就会造成手臂发痒，但洗

个澡后，红点就消失了，刚才

的快乐却像糖葱薄饼一样甜在心底，回味无穷。谷风车，真是又爱又恨啊！

我最钟爱的车，要数母亲的缝纫车了。那时，我和小伙伴们最喜欢玩潮汕式跳远，剪刀石头布，赢的一方往

前跳两步，一只脚不能着地，否则出局；输的一方跳一步，伸出手，倘若碰到小伙伴的身体，还能顺利跳回起点，就

赢了。我给自己鼓劲，助跑，快速一跳，我听到嘶的一声，糟糕！裤子裂了，引得小伙伴们捧腹大笑，只好快速地躲回家中。

夜里，母亲的缝纫车运行起来了，听见隆隆的声响，我的心里也踏实起来。母亲说，缝纫车能缝补的是小事，成长中的大事，都得靠自己。我铭记于心。

工作后，平时上班乘坐新能源公交车，绿色出行。有一次，看着窗外烂漫的风景，忽然思慕起儿时的玩具四驱车，

备受争议的，是家里的第三辆车。造型奇特，粗犷大方，平时摆在院子里，四条板凳脚，撑起一个酷似脸盆的形状，上方正方形瓶口是漏斗。晒稻谷时，搬到广场上，父亲把脱粒的稻谷倒下，一转动手柄，旋转产生风力，稻谷的杂质就随着风口飞出来，进行分离，我们称之为“谷风车”。

那时，细叶婷婷飞出，如淘气的蝴蝶似的，更像吹泡泡一样，翩跹飞舞，我和小伙伴们拿起袋子，看谁装的叶子多，比的是眼力。中途歇息时，我们想象着稻谷风车就像精灵的百宝盒一样，施了什么魔法似的，而中招的往往是孩子，因为我们没有穿长袖。这一些叶子碎片，一旦过多触碰皮肤，就会造成手臂发痒，但洗

个澡后，红点就消失了，刚才

的快乐却像糖葱薄饼一样甜在心底，回味无穷。谷风车，真是又爱又恨啊！

我最钟爱的车，要数母亲的缝纫车了。那时，我和小伙伴们最喜欢玩潮汕式跳远，剪刀石头布，赢的一方往

前跳两步，一只脚不能着地，否则出局；输的一方跳一步，伸出手，倘若碰到小伙伴的身体，还能顺利跳回起点，就

赢了。我给自己鼓劲，助跑，快速一跳，我听到嘶的一声，糟糕！裤子裂了，引得小伙伴们捧腹大笑，只好快速地躲回家中。

夜里，母亲的缝纫车运行起来了，听见隆隆的声响，我的心里也踏实起来。母亲说，缝纫车能缝补的是小事，成长中的大事，都得靠自己。我铭记于心。

工作后，平时上班乘坐新能源公交车，绿色出行。有一次，看着窗外烂漫的风景，忽然思慕起儿时的玩具四驱车，

原来，时光是一辆车，它载着我们向新的旅程出发，到哪一站下车，它没有告诉我们，有的会迷失自己，有的会找回自我。

原来，时光是一辆车，它载着我们向新的旅程出发，到哪一站下车，它没有告诉我们，有的会迷失自己，有的会找回自我。